

不老

劇情簡介

沈祖丘本為一介書生，因為連年戰事，兵員不足，無奈應召上戰場，留下新婚才三個月的妻子芷語獨自在家等候。轉眼過了十年，戰事卻仍未休止。沈祖丘與軍中好友紀四與祝六在一次戰敗之時，為逃避敵軍追殺，躲進了一座樹林。三人在不辨方向的樹林裡困了數日，終於脫離樹林之時，卻發現樹林不知何時變成了富貴人家後院造景的竹林。雖然覺得情況有異，但是三個人只想著總算可以返家了，也顧不得其它，只匆匆返鄉。

沈祖丘回到家鄉後，雖然家鄉的景物變化很大，令他倍感陌生，但是見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，令沈祖丘覺得過去那些年的苦難，似乎已徹底結束了。此時，一向平靜的小城，卻突然發生了數起年輕女子離奇失蹤的案件，而官差調查這些失蹤的女子，發現她們在失蹤前都曾經見過芷語。

與此同時，沈祖丘更驚訝的發現，妻子身上的胎記，每隔三五日，就會發生變化。在沈祖丘驚疑不定之際，返鄉的紀四突然來訪，告訴他一個意想不到的真相……

誤闖時空之門而徹底改寫的人生，面對變化劇大的妻子，過往的誓言，夫妻之間的情義，是否尚存？在滄海桑田的摧折下，究竟有什麼才是真正能夠恆存不朽的存在？

創作理念

故事靈感得自於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》中的〈畫皮〉。蒲松齡刻劃了一個看似美麗卻包藏災禍的女子，告訴了讀者平白無故的飛來豔福可能具有的危險性。〈畫皮〉的故事曾經經過電視劇與電影的多次改編，雖然情節不同，披著人皮的女子，仍舊具有家庭的外來破壞者的設定，但是真正考驗夫妻之情的難關，很多時候並不是外來的第三者，而是當初許下誓言的伴侶的變化。

故而本作嘗試改變了披著人皮的女子的設定，希望能對於夫妻之情有更深刻的挖掘。

筆者曾經以相同的題材，在數年前寫成一個短篇小說發表於網路，因為劇本與小說體裁不同，表現重點亦有不小差異，故而仍將此作投稿。特此聲明。

人物表

沈祖丘：字望。自以為從軍十年，一心掛念著在家鄉的妻子。

紀四：本名紀乃原，沈祖丘軍中的同袍。在家排行第四，故稱紀四。特色為嗓門大，以淨行為佳。

祝六：本名祝符，沈祖丘軍中的同袍。在家排行第六，故稱祝六。

芷語：在家鄉獨守空閨，沈祖丘的妻

官差：官府的衙役

路人：村人三名，村婦兩名

老婆子（觀音）：沈祖丘在紫巖寺遇到的婦人

蘇夫人：蘇府的夫人

小翠：蘇府的丫鬟

張道長：與官府一同前來抓鬼的道士

無名女子：被害人

序 幕

△序曲幕後唱：

風雷倏忽移山巔，何況滄海成桑田？

太空茫茫日流轉，人生變化亦復然。

飛山曾游黃鶴仙，呂井時湧白雲泉。

流傳盡說已千年，浮雲古今一憑欄。

△ 荒郊。

△ 燈亮時紀四持刀先上，祝六提著斷弓背著沈祖丘跟著。

祝六（將沈祖丘放下，擦額抹汗）：沈兄弟，還有幾里才到河邊？

沈祖丘（就著月光看地圖）：穿過林子就是了。

紀四（動了動肩膀，抖擻精神）：紀爺爺又從鬼門關回來啦！

祝六（左右看了看）：該走了。

△幕後聲：前面有幾個敵兵，不要放過！快追！

△沈祖丘慌張的站起身，祝六匆匆把沈祖丘推上背。

紀四：幹！只差一點，還不放過！閻王缺人缺瘋了，急著抓咱們去湊數？

紀四（往前跑了幾步，見祝六還愣著，打了祝六一記拐子）：還不快走？真他媽

的去給閻王提鞋了！（罵完扭頭就跑）

祝六（回過神跟著往前跑，彎下身）：低頭！

沈祖丘（原本正在往後看，聽到祝六的話才回過頭）：啊！（撞中樹昏了過去）

△三個人下，燈暗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換上書生打扮，背著一只包袱，神情憂愁的緩緩走上。

沈祖丘：（唱）

嘆不幸逢劫難沉苦海，

硬生生夫與妻須兩下分開。

關山淹隔日長似年難捱，

終夜常盼五更來。

十年裡哀情勝金石不改，

幸蒼天保佑我終能歸來。

我原是一介書生，未料那日一只兵召，手中的筆呵，無奈何從此成了殺人的刀。想我離家時，新婚三月，娘子送別村口，依依離情。可嘆生逢亂世，便是安份過日，災星煞神憑空來。

還記得分別之時，曾許諾必寄以書信，未料沙場險惡，想全身已是不易，若不是承蒙紀四與祝六兩位兄長照顧，一命早已休矣，又如何能寄家書？便只得耽擱耽擱，耽擱耽擱，十年竟過也！

娘子孤身且嬌弱，不知十年漫漫，如何渡日？每想起，便是心中難安。盼了多年，總算結束了戰事。一個月前託人送去書信，先敘十年苦戰，再說滿腹相思，復問家中近況，後訴歸期，不曉得是否送到娘子手中？又不知娘子是否讀了？更不知娘子是否安在？（嘆）

心中煩惱，竟至數度夜不成眠，幸有兩位賢兄弟勸慰，稍解憂愁。前日別了兩人，一路上只得自問自答，自問自答，越說越添煩惱，真箇是折煞人也！

算算路程，明日黃昏便可抵家門，心中是既喜又愁，想今夜又是難以成眠了。

△燈暗，序幕結束。

第一幕 往昔

△燈亮時沈祖丘背著包袱上。

沈祖丘：來此已是家鄉。還記得離去那年，鎮上的小市集，只是些魚米菜販，偶有路過商人兜售雜貨，眼前竟是處處茶肆酒館，青樓歌院。哎呀！若不是未改去名字，我只做是錯走了歧路，誤別了桃源。（唱）

嘆光陰去不歸舊事泡影，

唬得人好驚詫難以安寧。

見此景添煩憂心慌不定，

歸途咫尺天涯步步沉重。

眼下已是黃昏，行人莫不神色匆忙，各自返家，娘喚兒、妻待夫，充盈在目，惹得人好不傷情。

叫一聲娘子啊——（唱）

想當初也曾是上有雙親，
無奈何戰禍殺人緣份盡。
雖幸有同遭劫知己憐憫，
短相守鴛鴦與鶯天涯兩分。
慘離別絕音訊直到如今，
生死茫茫憂愁難下眉心。

罷了，多想無益，家門已在不遠處，待我出了市集，往城外尋去。（撩起衣擺往前走）咦！那山邊怎有如此簡陋的小屋？看屋前，竹籬笆枝枝瘦皆已褪青，暮色裡更顯憔悴，這山風如此強勁，小門竹籬、瑟瑟顫，好一似受不了強風，隨時將傾。是誰人忒狠心，瘦枝殘幹怎能抵風雨？有了，門上掛著一只小風鈴，待我搖鈴將人喚出。（上前拿起風鈴）

哎呀！這不是新婚時，親手做，繫門上，晨昏伴，我送與娘子之物麼？（哭，唱）

見此景惹得人肝腸欲斷，
慘離別又好似重至眼前。
拆夫妻散骨肉都為世亂，
存無訊死埋塵同是可憐。
幾度春秋折戟沉埋不見，
雖有幸保全身家鄉已變。
戰事雖休只一身形影寒，
有誰解此中愁滿腹心酸。

如今我已只剩娘子一人，若是娘子……且住，娘子是慧心福厚之人，想必應能脫過劫難。（搖動風鈴）娘子！娘子！（聲漸大）

△芷語神情憂愁的上。

芷語（在屋內的門前停下腳步，自言）：是誰將門喚？我一個婦道人家，獨自住在這荒郊之處，眼下已日落，怕是賊人喬作歸人將門喚，該如何是好。

沈祖丘（搖鈴）：芷語！

芷語：叫得是我的名字。（欲開門卻又止住）不妥，我的名字也不是無人知曉。但是這叫喚…聽著有些耳熟。（唱）

一去經年絕音信，
不管我家中腸斷人。
每憶往昔惹傷情，
終夜開眼到天明。
年年陌上花似錦，
惟奴憔悴還如病。

原想生死別已定，
今生無緣再逢君。
前日裡忽見投信，
莫敢輕信疑夢生。

雖然不敢輕信，但是聽門外之人喚得淒楚，不是鐵石心腸，如何能不理？嗯……待我試他一試。（揚高聲音）門外的君子！

沈祖丘（暗感驚疑）：哎呀！應聲了！聽這聲音明明是我日夜思念的娘子，爲何不來見？

芷語：門外的君子，可有聽著我的話了？

沈祖丘：聽了。

芷語：日落來訪，不知所爲何事？

沈祖丘（自語）：這倒問得奇了！（嘆）想是我離家多年，娘子已不記得我的聲音。不妨，依娘子的心性，必然是要考校我一番。這裡是真大夫，不怕疑難雜症。（揚高聲音）娘子，我是沈祖丘，我回來了！

芷語：且住，是不是你家娘子，還等你答我三問。

沈祖丘：果然是問了。請說。

芷語：你既是我相公，必定曉得你我二人如何相識。

沈祖丘：這是當然。你是城中首富之女，我是教書營生的窮秀才，原是天與地難有交集，那一日，我手抱書，走過你家牆外，偶然落了一本，跌入牆中，巧的是，你拾了去，遣了丫鬟，花園外將書送還給我，從此我便一心記掛著你。

芷語：前頭倒是說得分毫不差，後面的話……有誰知是真是假。

沈祖丘：我所言，句句不假。

芷語：我可不曉得。我要再問了，且仔細聽了。

沈祖丘：請。

芷語：君與我既是天差地別，窮秀才如何娶得員外女？

沈祖丘：啊呀！都只怪、戰禍連年，骨肉離散，屋中嬌，也成了陌上飄零客。經大亂，你與我，同喪雙親。（唱）我爲你，掘黃土，將親來埋；我爲你，築草廬，將身來安。感恩情，遂與我，紫巖寺裡相約百年。

芷語：啊呀！一段話，又惹傷情。（哭）我那苦命的雙親！無來由的遭此大禍，拋下我，二八女，苟偷生，遭欺凌，有誰可憐！

沈祖丘：皆是十年前事，娘子莫要傷心太過，當以身子爲重。

芷語（拭淚）：曉得。

沈祖丘：未知娘子還要考我什麼？

芷語：請君子聽了。（唱）

未開言思往事心中惆悵，
薄倖人且聽我細數罪狀。
實可恨夫妻情難抵風霜，
自出門音訊絕良心昧喪。

全不念斷腸人日夜思想，
零仃身常怨衾寒更漏長。
可憐我慈雙親皆已命亡，
拋孤女遇非人辛酸盡嘗。
因何故辜負了終身所望，
不念恩情深閨獨忍淒涼。

沈祖丘：(唱)

一番話、說得我，滿心愧，句句血淚。
想當年、家書約、都只為，離情勸慰。
又誰知、烽火烈、此身微，關山難越。

娘子啊—

非是我、良心昧、皆只為，世亂難為。

娘子之言甚是，我無話可說，只望娘子看在昔日情份，我願盡所能，彌補前非。

芷語：(唱)聽他言、事艱難，音訊斷，亦非所願。

罷了，天色已晚，想他千里跋涉，備嘗艱辛，奔波而歸，縱然我心中還怨，念及此，亦足以消解。(打開門，拿著燭台，走出屋內，與沈祖丘隔離對望)啊呀！眼前人、真是我那斷絕音訊的夫麼？(哭)(唱)

猶記得偶然見瀟灑風流，
心暗許意紛煩佛前默求。
盼再逢不敢想百年相守，
誰知遭兵亂竟促成佳偶。
自別後長相思骨殘花瘦，
每照鏡見霜絲暗自淚流。

只嘆無情絕音訊獨怨尤，今相見，

沈祖丘：(唱)才知是，兩地分，各自憂愁，同消瘦。

娘子，這些年苦了你了。

芷語(舉起燭台，仔細看著沈祖丘)：真的是你麼？莫不是一場夢？美夢從來易醒，偏又總來，忒折磨人也！

沈祖丘(扶著芷語)：真是我，我回來了。

芷語(又看了看沈祖丘)：真的是相公！(哭)我終於等到你了！

沈祖丘：是我虧待了娘子啊！(哭)

△燈暗。第一幕結束。

第二幕 懸案

△清晨的市集中。

△五名村人，三男兩女圍繞著佈告欄。

村人甲：又有人失蹤了！

村人乙：這已是第幾個了？

村人甲：是第五個了。

村人丙：上一個失蹤的也尚未尋得，不過幾日，又失蹤了一個。

村婦（互看）：好不嚇人也。

△沈祖丘上。

沈祖丘（提著米，邊走邊盤算著）：買了米，也買了要給娘子的胭脂……（見到佈告欄前圍著一群人，好奇的走上前，朝村人丙拱手）這位大哥，容小弟借問一句，不知發生何事？何以這麼多人圍聚在此？

村人丙：人家的閨女失蹤了。

沈祖丘：原來是丟失了女兒。

村人乙：若只是丟失了女兒也不是什麼特別的大事，加上佈告上的這一個，短短一個多月，已失蹤了五個！

沈祖丘：可有報了官？

村人甲：自然是報了官的。只是……唉，查了一個多月還查不出消息，縣太爺不急，反正是失蹤，沒找到屍體，就不是命案，即使是失蹤了五個，也不是什麼大案子。被告官的人逼急了，竟說是沒教好女兒倒教縣官來負責，將人打了一頓趕了出去。縣太爺膝下無女，這事兒又不礙烏紗帽，自然是不怎麼擔心，只可憐了家中有女兒的人家，都怕得很吶，就怕是下一個失蹤的，便是自己的千金。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這事聽得人不由得亦起了擔憂，無來由怎會丟了女兒，必定是賊人所為。想娘子獨自一人在家，四周又無鄰，怕是不妥，我還是趕緊回去。（沈祖丘下）

△ 燈暗。

△ 燈亮時芷語站在家門外籬芭前，兩名官差一左一右圍繞著她問話。

芷語：（唱）

耳邊廂忽聽得喧嘩聲響，

原來是公門事到了邊上。

弱質女幾曾見官威陣仗，

怯生生低應答驚懼徬徨。

△沈祖丘提著米上，遠遠見到官差圍著芷語問話。

沈祖丘：門前莫不是娘子與官差？（走上前）

芷語（哭聲喊）：相公！（衝向沈祖丘）

沈祖丘：家中出了何事？官差為何到此？

芷語：我不曉得，睡夢中忽聽得叫喚，不說原由便是一陣問話，問得我不知所措。

沈祖丘：娘子莫怕，且待我問個仔細。（將芷語推至背後）請恕我冒昧，敢問兩位差爺，不知為何事找我娘子？

官差甲：蘇府昨日丟失了女兒，聽說蘇千金出門，為的是向尊夫人買些針黹，所

以才來打擾。

沈祖丘：不知差爺想問什麼？

官差乙：已問過了。告辭。（兩名官差下）

沈祖丘（轉過身面向芷語）：沒事了，莫驚惶。（從袖中拿出一枝蘭花髮簪）這是在市集中見了，想著你會說過，自幼偏好蘭花幽靜之姿，每以蘭花為飾，便將它買下。

芷語（拭淚）：原來你還記得。

沈祖丘（微微一笑）：娘子之事，我自然是記得。讓我替你簪上。

△沈祖丘牽著芷語走進屋內，芷語在椅子上坐下，沈祖丘放下米，走至芷語的背後。

沈祖丘：手挽青絲理雲鬢，

芷語：淡掃蛾眉整玉容。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啊呀！娘子的頸背上這是胎記麼？看著倒似一朵梅花，卻全無印象。當真被娘子說中，記不得了。

芷語（回頭看向沈祖丘）：怎麼？

沈祖丘：只是久未替娘子梳頭，倒是生澀了，不曉得如何是好。

芷語（掩面而笑）：還是讓我來吧！

沈祖丘（笑）：小生獻醜了。

芷語：相公天未亮就往市集，想必是累了，何不稍作歇息，待我備妥早膳，再喚你起來。

沈祖丘（故意拱手行禮）：如此有勞娘子了。

芷語（笑罵）：又不正經！

沈祖丘：娘子教訓得是。小生這就正經的去睡了。

芷語（笑）：啐！

△沈祖丘走向床，芷語起身走出屋外。

△芷語下。

沈祖丘：自別後餐風露宿，如今雖回了家鄉，心裡還是不踏實，幸有娘子作伴。多虧我那堅強的娘子呵，獨自捱過了十年滄桑，才讓飄零人有了安身處。啊呀！想近日的失蹤案子，遭不幸的莫不是女子，這裡地處偏僻，四周沒有別戶人家，娘子獨自在屋外怕是不妥。娘子心疼我受了十年征戰之苦，返家後對我照料至極，我想插手總是不依。心有愧，事事都依娘子，只這事不同，還是前去幫忙得好啊。（站起身，推門走出屋內）娘子！（屋前見不到人，往屋後走）屋前屋後找遍，怎不見娘子？難道是往市集去了？哎呀！娘子！要往市集怎不說一聲，令人好不擔憂！待我也前往市集。（走向屋前，推開竹籬笆）

紀四：〔內〕小望！紀爺爺來找你喝酒了！

△燈暗。

第三幕 舊交

△城郊，通往沈祖丘家的路上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和紀四上，往家門口而走。

紀四（手裡拿著酒瓶，扯嗓喊）：小望！你不知道，今日能見著你真是太好了！總算有人可以讓俺痛快的說出心裡話，真個是慫殺俺了！

沈祖丘：怎麼？

紀四：說起來真他媽的邪門！俺這輩子長眼睛以來第一次見著這種事，偏偏就在俺的身上！若不是有你和祝六，俺還真要懷疑是不是俺的腦子有病了！

沈祖丘：發生何事？

紀四：俺今年不過三十有二，叫俺守著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子，已是一肚子悶氣，偏那婆娘還整日裡啼哭，說什麼俺變心了！真是瘋了！也不想她的年紀都可以做俺娘了，還做啥春秋大夢！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他說得是滿腔憤怒，我這裡聽得是滿腹疑惑，不曉得在說些什麼啊！

紀四：祝六倒好了！一家子全死得徹底乾淨，無有麻煩，往事全丟山溝裡去，又娶了個婆娘，做起了我意，過得可得意了！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這話說得更離奇了。一家子全死了，怎說是好？哎呀！若不是我與紀大哥有十年患難交情，亦知曉紀大哥與祝兄並無深仇，這話聽著好不駭人也！既無深仇，又是患難之交，如此說，更是古怪、好古怪呀！莫不是醉了？

紀四：唉！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雖然聽得我是滿腹糊塗，但是見他如此感慨，我不免答他幾句。（對紀四說）祝大哥再娶了？

紀四：再娶了，二十六歲，是不小，還是比個老婆子好！

△芷語上。

△兩人已走至籬笆前，芷語端著菜，從屋內走出。

芷語：相公，不知這位是？

沈祖丘（見到芷語鬆了口氣）：他正是我向娘子提過的紀大哥。

芷語（微微一笑）：既是知交來訪，何不一同用過飯再走？

紀四（看了看芷語，朝沈祖丘擠眉弄眼的笑）：小望，過去整日裡見你左一聲，芷語，右一聲，芷語啊！想不到是眨眼就再娶了一個，還比祝六的婆娘小！看不出來你這麼行，改天也教你紀爺爺怎麼去拐一個吧！

△芷語斂去笑容，轉過身往屋內走。芷語下。

△沈祖丘先看向芷語離去的方向，再看向紀四。

沈祖丘：紀大哥莫要說笑了！她就是芷語，畫像你也是看過的。

紀四：呸！我們離鄉數十年，若真是你那個芷語，必定也是個老婆子！

沈祖丘：數十年？不是離家十年麼？

紀四：（唱）

俺紀四天生就一副粗心腸，
卻不是全無思量。
眼見這事蹊蹺一時無法想，
雖驚疑暫且將憂慮心底藏。

（紀四上前搭著沈祖丘的肩頭，壓低聲音）小望，你說得可是真？她真的是那個芷語？

沈祖丘（雖然納悶，還是笑著回答）：她真的是芷語。娘子等了我十年，除了芷語，再尋不著第二個人願爲了我犧牲至此。

紀四（自言）：是真的就是真的糟了！（攬住沈祖丘的肩頭，心情凝重的交代）小望，俺是個粗人，一下子想不明白，但是紀爺爺有一句話，你給俺好好記在心底。屋裡的芷語若真是你那個芷語，便是大大的不妙，你可千萬當心，仔細注意她有哪裡古怪。俺爲了逃開家裡鎮日啼哭的婆娘，已搬到了隔壁村，你找個時間來找俺，俺先回去想個明白再給你解釋。（說完不等沈祖丘回答，拍了拍沈祖丘的肩頭就走）（紀四下）

沈祖丘：芷語只是一個尋常女子，有何古怪？一番話弄得我越是糊塗了。雖然想不明白，但是紀大哥神情凝重，又不似玩笑。近日城裡多事，本就擔心娘子的安危，紀大哥又如此說，多加留心於娘子便是。

△燈暗。

第四幕 變化

△清晨的市集。

△燈亮時舞台上有一個餅攤子，沈祖丘站在餅攤前。

沈祖丘：賣餅、賣大餅啲！（自言）自那日紀大哥來後，暗留心把娘子再三細看。話家常，噓寒暖，皆好比從前，想是紀大哥醉得糊塗了。娘子待我一片真情，我竟疑心娘子作假，令人好不羞愧也。

△芷語提著竹籃上。

芷語：這幾日不斷有人丟失了女兒，都是曾向奴家買過針黹的姑娘。差爺每每上門問話，相公擔心我的安危，要我莫再賣針黹，向人頂了個餅兒攤子，要奴家與他一同往市集賣餅。雖然升火揉麵，淨是些費力的粗活，但是有相公作伴，倒也是不覺辛苦。

△將竹籃放在餅攤上，從袖中拿出絹帕替沈祖丘擦拭額際，沈祖丘接過絹帕。

芷語：此時已近晌午，不妨用些餐飯，稍作歇息。

沈祖丘（拱手）：是，小生謹遵娘子之命。

芷語（笑罵）：這秀才忒的不正經！

沈祖丘：小生慣常是正正經經，只娘子一來，便是全身打散了。

芷語：呀啐！這倒是說起我的不是了。

沈祖丘：娘子天生慧心，絕無不是之處。

芷語：這話我倒是不清楚了。

沈祖丘：娘子此言差矣，既是娘子所為，如何不清楚？

芷語（自言）：若真的清楚明白便是好。

沈祖丘（小心翼翼的覷著面露憂愁的芷語）：娘子何以面露憂愁之色？

芷語：興許是累了。

沈祖丘：娘子的面色確實不佳，想是近日小生忙著張羅生意，連累了娘子。

芷語：相公莫要如此說，絕無此事。我只是因著昨夜睡得不甚安穩，有些疲倦罷了。

沈祖丘：如此娘子快些返家歇息罷。

芷語：好。（芷語下）

△ 沈祖丘收拾餅攤，準備返家。

△ 蘇夫人與蘇府丫鬟小翠上。

蘇夫人（哭喊同時走出來）：我的女兒啊！你到底在哪裡？你可知娘想你想得好苦啊！

小翠（攙扶著蘇夫人）：夫人留心腳下。

△蘇夫人與小翠快步走過沈祖丘攤前，兩人下。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莫不是又有人家丟失了女兒？待我前往一看。

△沈祖丘下，燈暗。

△燈亮時，舞台中央躺著一個人，身上蓋著草蓆，蘇府夫人和小翠與一名官差各站在草蓆的左右。

△沈祖丘上。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是方才的夫人與婢子。我與她二人並不相識，不好上前打擾，就在這裡聽罷。

蘇夫人：這就是我那苦命的女兒麼？

官差：此女面容已腐，衣衫不整，難以辨識究竟是何人。不知小姐身上是否有可以辨識之處？

小翠：有、有！我家小姐有一個胎記，就在……（伸手摸頸背）像是一朵梅花。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一朵梅花……（伸手摸頸背）梅花…啊呀！娘子也有，真是好湊巧！

官差（蹲下身掀起草蓆察看）：此女不是你家小姐。

蘇夫人（踉蹌著後退了兩步，小翠扶住）：不是？幸好、幸好……（哭）啊呀！我那苦命的兒啊！你到底在何方？

小翠（哭）：小姐！你到底在哪裡？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她二人哭得好不可憐，看得人心裡亦生慘悽。罷了，我還是早早回家去得好啊！

△沈祖丘下，燈暗。

△沈祖丘家門前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提著竹籃走向家門。

沈祖丘（搖鈴）：娘子，我回來了！

（芷語上）

芷語自屋後走向籬芭前，步伐略急，一邊走一邊扶整髮飾。

沈祖丘（仔細看著芷語的臉）：娘子歇息後，精神了不少，如此我就放心了。

芷語：相公賣了一整個上午的餅，想是累了，快進屋歇息。（芷語打開門，接過竹籃想往屋後走，沈祖丘卻伸手拉住她）

沈祖丘（本想說話，卻突然停下，看著芷語的頸背自言）：這梅花好古怪，前些日還在，今日倒不見了，莫不是花期已過？

芷語（回過身）：怎麼？

沈祖丘：娘子的髮髻鬆了，待我替娘子略整花鈿。（伸手挪動芷語的髮飾，自言）：唉呀！頸背上的梅花凋了，倒在耳下結成一點相思。只道是春去秋來，花開花謝，未曾聞得胎記也有四時變化。

芷語（伸手摸髮）：相公可是整理妥當了麼？

沈祖丘：妥當。

芷語：我到屋後收拾去了。（芷語下）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娘子有梅花胎記，今日聽說蘇府小姐也有，娘子倒是沒有了。難道娘子身上的胎記竟生出了腳，離家出遊去了？真箇是好古怪！（沉思片刻）啊呀！莫不是娘子的身子有些不妥？不好！趕明兒個尋大夫問去。

△燈暗。

第五幕 生疑

△紀四的家門前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滿懷心事的提著燈上。

沈祖丘：（唱）

小徑無人清風冷，千頭萬緒對孤燈。

隱瞞非是情不重，只因事奇莫能論。

腹有蹊蹺怕相問，三更急行趁夜深。

百里陰雲覆玄空，孤燈難抵夜深沉。

心慌已覺路難行，霧掩前途又一重。

自那日見娘子身上有異，不想驚嚇娘子，我私下裡找了大夫相問。豈料大夫竟斥小生的話乃一派胡言，天底下怎有長了腳的胎記，分明是我這雙眼不好使，兀的不氣煞人也！大夫只當是笑話，哪裡曉得娘子是我世上唯一親人，豈可玩笑！任憑我怎麼說，大夫偏是不信，我無有辦法，但是娘子身上的胎記每幾日就是一次

變化，令人好憂愁也，又惦記著紀大哥前日之言，便前來打擾紀大哥。來此已是紀大哥門前，待我將他一喚。(敲門)紀大哥，小弟來拜訪了。

△紀四上。

紀四(邊說邊走出來):來了!是哪個天殺的?半夜擾夢，最好是有要事，否則俺這裡拳頭不饒人。(打開門)小望!(激動的上下打量著沈祖丘)頭也在，手也在，腳還在，好極了!真是老天有眼!

沈祖丘:紀大哥說笑了。

紀四:俺這輩子第一次這麼正經。(往門外左右看了看)沒有人跟來……快進屋裡說話。

沈祖丘(莫名其妙的被紀四拉著進屋裡，放下燈籠):紀大哥在找些什麼?

紀四:到桌子前坐下，俺先倒杯茶讓你緩口氣再說。

△沈祖丘和紀四在桌子兩邊的椅子上坐下，紀四拿起茶壺倒了杯茶遞給沈祖丘。

沈祖丘(接過茶杯，喝了口茶):多謝。

紀四:那日俺回來後，越想越是不對，越想越是後悔，又怕冒冒失失的去找你反倒教你遭害了，天天等著你來，偏偏你就是不來，也不知到底出了啥事，真是急死俺了!

沈祖丘:紀大哥何出此言?

紀四:咱好比親兄弟，俺也不跟你客套，就直接說了，你家裡的那婆娘不是人!

沈祖丘:啊呀!好端端怎罵起了娘子?

紀四:俺沒這種見鬼的閒功夫扯蛋!你家的婆娘有古怪，別告訴俺說你啥也不曉得，虧你還是做丈夫的!

沈祖丘:娘子……(欲言又止)唉……一言難盡。

紀四:那好。俺先說，俺這一肚子的話已憋了好幾天，渾身都不痛快，誰都不准跟俺搶。

沈祖丘:小弟這裡洗耳恭聽。

紀四:這就對了，洗乾淨了把紀爺爺的話仔細聽了。要把這事說清楚，得從那日祝六背著你逃進林子裡說起。那一日，俺與祝六爲了保命，匆忙裡逃進了林間。怎料得，在林子裡這麼一轉，竟過了三十年。

沈祖丘(大驚失色):三十年?不是三日麼?

紀四:(唱)

自入林天昏地暗，
追兵又在後頭死咬著追趕，
逼得俺，
匆匆的不辨路胡亂瞎竄，
直到那索命鬼四處走散，
才敢與祝兄弟把心來安。
闖出了鬼門關，
原想是自此已甩去劫難，

怎料得是一關才脫一劫又來纏！

俺與祝六在林子裡不知轉了多少時日，直到催命的追兵都甩去了，想走卻找不著路，俺想著好哇！這下子不做斷頭鬼，倒做了餓死鬼！幸好摸索著還是給咱闖出了林子。卻見林外不是荒郊，竟成了大戶人家的後園子！俺與祝六被這怪事唬得傻了，直到那家子的奴才發現，喊叫著抓賊，才匆忙的帶著你逃去。雖然不知究竟發生啥事，總算是保住了命，戰事也不知哪裡去了。俺與祝六替你找了個大夫，待你清醒後，便說是你昏迷了一個月，戰事已結束，可以返家了。後來的事，你也是曉得的，俺就不廢言了。

沈祖丘（一臉震驚）：竟有這等事！

紀四：更古怪的還等在後面。俺別了你和祝六，回到家鄉，一切全變了。原是掩埋死人的地方，竟成了市集；離家時抱在懷裡的姪兒，倒比俺還長了幾歲；更可怕的是俺家的婆娘，離家時不過十八，這一別竟已是五十八！俺這才曉得，原來林子裡那麼一轉，竟然去了三十年！

沈祖丘：三十年……加上征戰的十年……

紀四：俺記得你會說過，你家的婆娘在你離去那年，正是二八之年，若還在世上，只小俺婆娘兩歲，也是個婆子了，絕不是二十來歲的模樣。

沈祖丘（顫聲）：此事……不可能！一定是哪裡錯了！

紀四：錯不了。俺去找過祝六，他那裡也是這般。俺兒時曾聽過啥山裡看老人家下棋，看了數個時辰，卻是過了數年的事，只當是胡扯，怎料得這事竟也讓俺撞上了，真箇是撞著衰神了！

沈祖丘（忍不住站起身，顫聲）：如此……娘子……娘子她……

紀四：俺也不想潑你冷水，但是俺可以擔保，不管她是啥，斷然不是人。

△沈祖丘神情震驚的跌坐回椅子上，說不出話。

紀四：小望？

△沈祖丘沒有回答，一臉失神。

紀四：小望？（推了沈祖丘的肩頭一把）你倒是說說做啥打算，不用怕你家婆娘是何鬼怪，紀爺爺給你做靠山，你就別回去了，若是她不放過你，看是要殺要剮，都算上俺一份。

沈祖丘（又出神了片刻，才緩緩搖頭）：娘子待我甚好，又苦等我十……數十年，我不能輕易拋下娘子。

紀四（沒好氣的罵）：好、好……就當俺沒有勸過你！你想回去就儘管回去，儘管去送死好了！

△沈祖丘沒有回答，又是一臉的失神。

紀四（嘆了口氣）：俺曉得這事你一時間不容易接受，俺當時也嚇得魂都要飛了，但是…現實不能逃避，俺也沒有這麼窩囊的兄弟。俺過去也聽說過不少女人，丈夫出征後就一直等，等到死了也不曉得，還是繼續等…這事也不是只有你遇上，想開點，別往死胡同裡鑽。

沈祖丘（低下頭痛苦的喃喃自語）：是我……是我害了她。

紀四（拍了拍沈祖丘的肩頭）：不管她待你如何，你是人，她不是，怎好一起過活？你硬是想一個大活人去跟死人過活，本也是你自家事，但是俺當你是兄弟，不能放著你不管，拚著一條命說啥也會攔下你！而且俺聽人說，鬼在陽間飄盪是很苦的，你不為自己想也該替她想。

沈祖丘（搖了搖頭，神情痛苦的看向紀四）：若是事情如此簡單便好……芷語她……身有異狀，不知何故與那失蹤之人相似，怕是與懸案有些牽扯。紀大哥，我該如何是好？

紀四（瞪大眼）：啥！

沈祖丘：這便是我深夜來此的原因啊！

△燈暗

△城外。

△燈亮時張道長在舞台中央。

張道長：貧道乃是五陵派第三百一十八代傳人張機，前日雲遊至此，借住在紫陽觀中，聞說了城中人家之苦，欲打救之，特來此等待有緣人。

△沈祖丘略低著頭，神情恍惚的走出。

張道長（走上前擋住沈祖丘）：施主，且留步。

沈祖丘：不知道長因何攔阻我？

張道長：近日城中懸案，不知施主可曾聽聞？

沈祖丘：曉得。

張道長：貧道昨夜卜得一卦，施主乃此案關鍵所在，是故來此等候。

沈祖丘（微微一愣，才強作鎮定）：道長說笑了。

張道長（一甩拂塵，豎起單掌）：此事牽連甚大，貧道還望施主好自思量，不可縱鬼殺人。若是施主想明白了，貧道在城西十里紫陽觀中恭候。請！（張道長下）

沈祖丘（自言）：紀大哥聽了我之言，說娘子與懸案必是脫不了關係，我雖然亦疑心娘子是否牽涉其中，卻想不出箇中道理……方才道長一番言論，分明說兇手便是娘子。娘子是溫柔羞怯之人，就是……就是變成了鬼呵，斷然不至於殺人，更且沒有理由殺人。那道長好不荒唐，何以無來由含血噴人！罷了，不說城中懸案，紀大哥之言確實有理，娘子若不是人，便該當勸她早日離開才是，只是——（唱）

雖知曉事輕重不該心軟，

縱然是情猶濃夫妻須散，

才相逢又別離肝腸欲斷，

罵一聲，可恨的無情蒼天！

為何故偏教人受此磨難？

雖知當勸娘子離開才是，但是心不願，一步更比一步難。天啊！叫我該如何向娘子說？

△沈祖丘下，芷語上。

芷語：昨日晚膳後到屋後收拾，歸來未見相公，只見得留書一封，言道是朋友有

難，去得急了，未及知會我，今日入夜前便回來。相公雖有言入夜便將歸來，奴還是放心不下，等得好不心焦，整日裡恍恍惚惚，門外若有聲響，便是匆匆前看。眼下天色已晚，仍不見相公，不知相公何時回來？不知是否一路平安？（在椅子上坐下，又站了起來）唉呀！爲何還不歸來？等得人坐立難安。罷了，我還是到屋外等候，若是相公歸來，便可早些見到相公。（開門走出屋內，扶著籬芭張望）
△沈祖丘上。

沈祖丘：雖然是心中全無主意，家門卻是近了。啊呀！等在門前的莫不是娘子？
（停下腳步）（唱）

問一聲累世因果怎衡量？
是何故雲泥別得伴身旁？
是何故硬生生拆散鴛鴦？
是何故留一命平添淒涼？
是何故雖重逢卻分陰陽？
是何故偏教咱辛酸倍嘗？

娘子啊娘子，我見你癡守門前，眉眼含愁，形單影薄，止不住翹首盼望。勸離別這般無情話教我如何能說得出口啊！

芷語：相公！我總算等到你了！（見到沈祖丘，褪去愁容，打開門快步迎上前）

沈祖丘：屋外風寒，娘子怎不在屋內等候？

芷語（抓住沈祖丘的衣袖，撒嬌的說）：如此相公可以早些見到我，我也可儘早見到相公。況且相公有言，入夜便將歸來。

沈祖丘：但是我並未說是何時，若是夜半才歸？

芷語：我便在此等到三更。

沈祖丘：若是我天亮才至？

芷語：我便等到五更。

沈祖丘（喃喃）：如此等了四十年麼？四十年……有多少晨昏？

芷語：相公一路奔波，想必是累了，快進屋歇息。

沈祖丘：娘子。

芷語：怎麼？

沈祖丘：你與我結髮不過是短短三月，卻苦等我……十年，若是我一去再也不回，娘子……

芷語：一日未見相公歸來，我便在此等候。

沈祖丘：娘子這是何苦？

芷語（微微一笑）：只要是爲了相公，便不覺辛苦。

沈祖丘：（唱）

一番話聽得人肝腸欲斷，
自別後守家園寂寞經年，
歸期無音訊絕深情不變，
好夢短偏驚破欲說難言。

(自言)罷了，時候已晚，勸別之事暫且按下。(牽著芷語往屋內走)娘子與我一同進屋去罷。

△燈暗。

第六幕 真相

△房內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獨自在房中。

沈祖丘：自那日與紀大哥談後，我原已打定主意勸娘子離開，但是聽人說鬼呵，見不得日，一見便生驚怕；若走起路呵，便是無聲無息，好一似雲絮飄蕩。娘子每日陪我市集賣餅，雖在日下，不見她有任何不適；走起路來，步伐雖輕，卻不是毫無聲息，當真是鬼麼？心裡懷疑，話便更是難說出口，如此又耽擱了數日。這幾日反覆思想，我和兩位大哥林子裡一轉，便是過了三十年…難道是娘子也有些奇遇麼？唉呀！娘子究竟是人還是鬼，我都糊塗了！雖想問，又怕妄作揣測惹娘子神傷，只得這幾日更加留心娘子，與娘子形影不離，就是夜裡睡了呵，也將衣帶一端繫在娘子之手，一端繫在我手上，如此娘子就是夜裡起身，我必會曉得。

△芷語端著茶上。

芷語：夜已深，相公不歇息麼？

沈祖丘(牽著芷語走至床沿坐下，芷語將茶杯暫時放在床旁的桌上)：娘子面色憔悴，想是累了，也該早早歇息。(拿出衣帶，一端綁在芷語手上，一端綁在自己的手上)

芷語(自言)：這幾日相公心神不寧，夜裡總在我手上繫了衣帶，令我好生疑惑。問起相公，竟說是怕我只是個夢，天一亮，便是再也尋不得，真是令人好笑，卻又不免感傷。唉，想是分別太久，相公亦與我一般驚怕。

沈祖丘：娘子不歇息麼？

芷語(端起茶杯遞給沈祖丘)：近日天寒，這是我特為相公準備的熱茶，可驅寒氣，相公快飲下吧。

沈祖丘(接過茶杯，舉杯欲飲，卻發現芷語緊盯著他，喃喃自語)：我見娘子心緒不寧，不知心中有何主意，怕是此茶有異。雖不想飲，但是娘子又對著我直看……。嗯，有了！(抬袖掩面，背向芷語)咳、咳！(暗自將茶倒至地上)

芷語(伸手拍了拍沈祖丘的背)：相公無礙麼？

沈祖丘：咳…咳…飲得急了一時岔氣，讓娘子擔憂了。

芷語：無事便快些歇息。

△兩個人皆解下外袍，各自倚在床的一側作勢入睡。

△更鼓響。

芷語(睜開眼，先覷了沈祖丘一眼，才坐直身子)：不知相公睡熟了麼？待我將他一喚。相公！相公！(輕推了推沈祖丘的肩頭)相公無有醒來，果然是睡得熟

了。不知藥效多久，事不宜遲，必須速辦。(解下手上的衣帶，披上外袍，匆匆走出房內)(芷語下)

沈祖丘(睜開眼，坐直身，拿起衣帶)：夜半忽離家門，不知娘子是為何故？雖不願懷疑娘子，還是隨後窺視。(披上外袍，想去拿桌上的燭台卻又突然打住)不好！恐被娘子察覺，還是快步跟隨便是。(沈祖丘下)

△燈暗。

△燈亮時芷語上，背景是屋後的竹林中，一名女子雙手被綁，嘴裡塞著布，用落葉蓋住)

芷語：(唱)

天無色、風淒涼，
寅夜起行暗神傷，
非是花月會情郎，
為伴君側費思量。
一片癡心無阻擋，
心事重重，腳步匆忙。
來到林中左右望，
萬籟俱寂月無光，
無人知曉好自整容妝。

芷語(左右張望，而後蹲下身，將被樹葉蓋住的女子一把拉起)：走！

△芷語架著掙扎的女子毫不費力的往前走，兩人快步下，沈祖丘急步上。

沈祖丘：哎呀！眼前莫不是芷語？芷語本是弱女子，何以突有驚人之力量？不免心中疑問。娘子又往前走了，快跟上！(沈祖丘急步下)

△燈暗。

△燈亮時舞台上放置一片紙屏風，屏風後放一鏡台，屏風上開了一個方形的口，鏡子正對著方形的口。

△芷語架著仍在掙扎的女子上，追燈跟隨芷語。芷語走至屏風旁，推開門，繞行至屏風後。

△沈祖丘上。

沈祖丘(抬袖拭汗)：娘子走得好快！想我從軍十年，這般深夜行走林中猶是不易，娘子何以走得如此快？好驚疑也。(看向屏風)方才遠遠見得娘子進屋去了，幸好有片窗子，待我屏息窺看。

△燈從背景投射而出，將芷語與女子的影子映在屏風上。

△女子坐在椅子上顫抖，芷語站起身，拿起布條，作勢將女子綁在椅子上。

芷語：雖然你我二人既無大恨亦無深仇，如此待你亦非我所願。只怪命運何以忒捉弄人也！爲了維持我生前模樣，只好出此下策。

△芷語對女子吹了口氣，女子停下顫抖死去。

沈祖丘：不知娘子做何打算，一番舉動看得人好不驚疑也！

△芷語褪下身上的披風，戴著鬼面具面向鏡子，讓鏡子將臉投射至窗子口。

沈祖丘（驚得摔倒在地，顫抖著）：啊呀！那……那真是……真是娘子麼？

芷語：（唱）

從別後長相思深鎖眉頭，

原本是今生抱恨願已休，

怎料得多情又把春心逗。（拿出剪刀，在鏡台上磨利）（唱）

手持利剪將線穿，

強自狠毒將命斷，

一針一線將皮安，

丹青妙筆將容換。

叫一聲—

無情的天啊！

是何故、偏教苦鴛鴦生逢世亂？

罵一聲—

可恨的天啊！

既拆散、偏又渡春風惹人心亂！

非本是鐵石心腸夜叉面，

只因是身已毀難現人間，

無情刀手染血為求相見，

一念錯墜惡道常自羞慚，

每憶此黯神傷良心難安，

雖知錯難清醒都只為美夢難圓。

△將女子身上的衣袍脫下穿上，取下面具，而後對著鏡子整妝。

沈祖丘（顫抖）：原來竟是如此！不…這不是真的！她不是我娘子！一定是錯了！

一定是哪裡錯了！（起身衝出竹林）（沈祖丘下）

△燈暗。

△紫巖寺前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失魂落魄的走出。

沈祖丘：（唱）

心忪怛、意慳惓，

步慌急、雨滂沱，好一似風中陀螺。

哭蒼天前生裡鑄何大錯？

遭大亂歷風霜苦劫難脫，

雖重逢卻教人陰陽相隔，

才相見又別離已嘆奈何，

更哪堪步差池惡道淪落！

（步伐蹣跚的走，而後絆了一跤摔倒在地，抬起頭）紫……巖寺……這不是我與娘子定情之處麼？哈、哈、哈哈……

△幕後聲：門前似有聲響……啊呀！施主因何雨夜在此？施主家住何方？貧僧可遣徒兒送施主返家。

沈祖丘：家嗎？已不在了……早已不在了啊！（哭）娘子啊——……

△燈暗。

第七幕 聲聞

△紫巖寺前。

△燈亮時紀四在舞台上。

紀四：那一日小望心神不寧的走了，俺就知事情必是大大的不妙，還真是讓俺這張烏鴉嘴給說中了，不到幾日，就出事了。紫巖寺來了小和尚，說是小望正在寺中，昏倒前只說了俺的居處。雖不知出了何事，不過想必是和小望家裡的鬼脫不了關係，所以俺就找了祝六，一起來給小望拿個主意。老祝，走快點！

△祝六提著竹籃上。

祝六：來了！（走到紀四面前）娘子聽說沈兄弟的事，煲了鍋湯，要我帶來給沈兄弟補一補，所以來得遲了。

紀四：你家的婆娘倒是有心。這裡就是紫巖寺，不知小望病得如何了，快進去吧！

△紀四和祝六下，燈暗。

△沈祖丘做病中打扮緩緩走上。追燈跟隨沈祖丘。

沈祖丘：自那夜衝出林中，來到紫巖寺，已過了三日。兩位兄長說娘子已不是昔日的娘子，更且還是殺人的惡鬼，不論是報官或是親手殺之，要我拿定主意。只是我每一想起，（哭）除了痛……是什麼也無法想啊！

沈祖丘（停下腳步，仰頭看）：不知覺間走至了寺中大殿，昔年我與娘子正是在此立下百年之約。如今紫巖寺還在，我亦還在，只是娘子……（跪倒在地，喃喃低語）什麼都無有了……都無有了……（哭）把娘子還給我！還給我……娘子……

（昏厥）△定點燈照在沈祖丘身上。

△一名老婆子提著竹籃走出，追燈跟隨。

老婆子：（唸宋朝釋契所作〈觀音詩〉上）

寂照慈威化不同，聞聲清淨得殊功。指光遠射神龍燭，眉彩修彎帝釋弓。寶器曉凝蘭穗露，珠衣秋響桂枝風。信知萬里從人欲，何患周遊鬼國中。（在沈祖丘的身畔蹲下，輕推了推沈祖丘的肩頭）：小兄弟、小兄弟！

△沈祖丘醒過來，緩緩坐起身。

沈祖丘：多謝婆婆。

老婆子（從籃子裡拿出茶壺，倒了杯水遞給沈祖丘）：先喝茶緩口氣。小兄弟，因何昏厥在此？

沈祖丘：唉……

老婆子：老身已過花甲，什麼事多少都是曉得些。若是心中有苦，也不嫌老婆子多管閒事，不妨說出來，就是老身幫不上你，也可以略解心中苦悶。

沈祖丘：如此……唉……我這裡先謝過了。（沈祖丘扶著老婆子站起身）這件事，千頭萬緒，我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說個清楚，只是……唉……恕我冒昧，有一事想請教婆婆。

老婆子：直說吧。

沈祖丘：近日城中之案，我已知兇手是何人。婆婆以為該當如何？

老婆子：自然是報官。

沈祖丘：只是……兇手……兇手是個鬼，不是人，如何報得了官？

老婆子：不妨，鬼既能殺人，人自然也是有法子可以治鬼。

沈祖丘：但是……但是……

老婆子：但是什麼？

沈祖丘：但是她……啊呀！那鬼是我的娘子！我雖知娘子不是，也知應該報官，但是卻無法鐵下心。

老婆子：那是自然，畢竟她是你的娘子。

沈祖丘：但是她是鬼。

老婆子：是鬼就不是你娘子了麼？

沈祖丘：不！芷語永遠是我的娘子！就算成了鬼也是！我未曾因為娘子是鬼而嫌棄她，只是……娘子竟成了殺人取皮的惡鬼！我不知該如何是好啊！（哭）

老婆子：你的娘子本性如何？

沈祖丘：娘子是溫柔善良之人，想不到卻成了殺人的惡鬼。

老婆子：既非本性，如此依老身猜想，你的娘子成了惡鬼，必是有苦衷。鬼與人最大的差異，便是執念，執念過深便成了惡鬼，化身為惡鬼，她的心中想必也是非常之苦。若是你真將她當做是娘子，便設法化解她的執念，助她脫離痛苦。

沈祖丘：我……我真的能幫助娘子麼？

老婆子：你的娘子是你的至親，這個世上沒有人比你更了解她，只有你能救她。好好想想什麼是你的娘子最放不下之事，答案便在其中。（老婆子下）

沈祖丘：娘子最放不下之事……放不下……不正是我麼？娘子苦等了我四十年，我便是娘子執念所在，是我害了她啊！婆婆！（左右張望）婆婆怎麼不見了？
△燈暗。

第八幕 殺鬼

△紫巖寺前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在舞台中央。

沈祖丘：昨日在大殿中聽了婆婆之言，我想了一夜，雖不知該如何做，但是不能讓娘子繼續殺人，我已拿定主意，今日就返家與娘子好好一談，也已告知兩位兄長。

△紀四和祝六慌慌張張的跑上。

紀四：小望！出事了！

沈祖丘：發生何事？

祝六：我經過市集時，聽說蘇家因為官府一直找不到兇手，又聽說了所有失蹤的姑娘皆曾在失蹤前與你的娘子見過一面，認為兇手便是你的娘子。蘇家老爺是在京城裡做官的，縣太爺不敢得罪，蘇夫人帶了官差要去找你娘子，還帶了一名道長同行。

沈祖丘：不好！想必是紫陽觀的張道長！他曾攔在路上，說我是縱鬼殺人。

紀四：又是道士又是官差……他們必定不會放她干休，我們快趕往！

△三個人匆匆跑下，燈暗。

△燈亮時芷語獨自在屋中。

芷語：自那夜林中歸來不見相公，轉眼已過數日。不知相公身在何處，不知相公發生何事，更不知他何時歸來，我只得在此日日等待，好不愁煞人也。

△官差：〔內〕前方便是藺家。

△蘇夫人：〔內〕我那苦命的女兒啊！妳究竟在何處？

△小翠：〔內〕夫人莫要太傷心了，小姐一定能逢兇化吉。

芷語：聽得屋外吵鬧，不知發生何事，待我開門一看。（作勢開門走出）啊呀！

△官差提刀帶著網子衝上，一左一右擋住芷語的去路，張道長大步跟隨在後，而後是蘇夫人和小翠。

蘇夫人：（哭）我的女兒啊！娘來找你了！

小翠（對著官差催促）：諸位差爺，快救我家小姐！

官差甲（對著芷語大喝）：還不快將人交出！

芷語：奴家不知差爺索討的是何人？

小翠：自然是我家小姐！

芷語：要尋你家小姐不往繡房裡去，怎倒是找奴家索討起來了？

小翠：分明是你抓了小姐！

芷語：啊呀！真是冤殺人也！

張道長：孽障！見貧道在此，還不現形來！

芷語：不知道長此話何意？

張道長：廢話少說！貧道今日就要替天行道！（舉起桃木劍）看劍！

△張道長連刺數劍，芷語皆伶俐的避開，蘇夫人和小翠避至一旁。

張道長：佈網！

△官差張開預先準備的符網圍上前。

△張道長再次揮劍，官差亦加入幫忙，卻始終無法傷著芷語。

張道長：可惡的惡鬼！還不束手就擒！待貧道用三昧真火將你的原形燒出！（吐火）

△芷語再次俐落的閃過。

芷語：分明是欺我太甚！

△原本一直只閃躲的芷語還擊，將官差打退，並打傷張道長。

官差乙（跌坐）：哎啊！

官差甲（摔在官差乙的身畔，扶著官差乙一起發顫）：這惡鬼好厲害！

芷語（向前逼近）：還想取我的命麼？

（官差甲與乙互看了眼）官差乙：不、不敢！

芷語：若你們就此離去，不再管我閒事，我可饒你們一命！

張道長：好狂妄的惡鬼！當真以為世間無人能治你了麼？

芷語：非是如此，奴家原無它意，只想在此等候相公歸來，還請道長與我方便。

張道長：你一日是鬼，這世間便無你容身之處！貧道今日必要殺了你以行天道！

芷語：（唱）

一番話說得人怒氣暗生，

細思往事心更恨，

奴也曾嬌無限深坐閨中，

因世亂夫妻散天涯兩分，

獨凋零入九泉此身殘損，

原已是抱恨終天無人問，

誰料想茫茫裡魚雁忽通，

步差池良心昧只為重逢，

苦鴛鴦短相守又失蹤影，

哭一聲、天啊！

若有知，為何故、獨對我殘忍無情？

張道長：休再口出胡言！既然無法將你降伏，貧道就是拚得一命，也要替鄉里除害！（重新舉起劍）

芷語：如此休怪我讓你抱恨歸西！

沈祖丘：〔內〕張道長！劍下留人！

△沈祖丘急步上，紀四與祝六跟著上。

沈祖丘：（唱）

紫巖寺遇奇人開悟道理，

救親苦全仰仗一人之力，

恨不得有異術縮地十里，

恐抱恨、事急來遲。

張道長！劍下留人！不要傷我娘子！

△沈祖丘衝上前擋在芷語與張道長之間。

張道長：施主，莫要被鬼迷惑。

沈祖丘：她是我娘子，只是……唉！還請道長讓我一勸娘子。

紀四：是啊！就讓他們說幾句吧！

張道長：這……好吧。

紀四：小望，俺和祝六就在屋外，若有啥事，只要叫一聲，紀爺爺馬上去救你！

祝六：藺兄弟，我知你心軟，但是務必小心啊！

沈祖丘：多謝兩位兄長。（回過身面向芷語）娘子。

芷語（看著沈祖丘，欲言又止的說）：相公，你……

沈祖丘（握住芷語的手）：一切還等回了家再說。

芷語（恍神的喃喃道）：回家？

沈祖丘：是，回家吧。娘子，我與你一同回家。（牽著芷語走下）

△燈暗。

△燈亮時芷語出神的站在舞台中央，背後有一張桌子，桌上有燭台。沈祖丘作勢鎖上門，走至芷語面前，兩人無言的相看一眼，又不約而同的別開視線。

芷語：相公……你都曉得了？

沈祖丘：曉得了。

芷語：那一夜？

沈祖丘：那一夜。

芷語：既已走了，為何又回來？爲了什麼？莫不是爲了殺我麼？（越說越大聲）

△面對激動的芷語，沈祖丘選擇了沉默。

芷語：你可知你離開後那些年我是怎麼過的？你可知我在這裡等了多少年？你可知一年又一年，不知該等到何時才能解脫的痛苦？你可知我是如何想著……明日？再兩日？一個月、兩個月，也許明年，也許後年，你就回來了……（哭）你可知這些年我是如何編造理由自欺？你可知，我獨自一人在這荒郊空等，心中是多麼恐懼？你可知我等了十幾年，卻只等到死訊時是多麼絕望？

沈祖丘：娘子……（伸手想扶哭得發顫的芷語，卻被她拍開）

芷語：我等了十幾年，所有的痛苦都忍下，飽受欺凌也強自偷生，卻只等到死訊。唯一讓我活著的心願已毀，我也不想活了…就在屋內看得到窗口之處自盡，想著死了，若是你的魂魄歸來…還可以見上一面。誰料得…我死之後，竟又在此等了二十餘年！等不到你的魂魄…竟等到你的書信，說你結束十年長征，要回來見我了！還說怕我記不得你的模樣……

沈祖丘：都是我害了娘子。

芷語（抬袖拭淚）：你殺了我也好，我亦不想再如此下去了。

沈祖丘（神情痛苦的掙扎了片刻）：娘子，你走吧！紀大哥他們都勸我殺了你，但是我實在下不了手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娘子離開這裡……另找個地方……

芷語（不等沈祖丘說完尖叫著打斷）：我不走！你憑什麼趕我走！這裡是我的家！是我守了數十年的家！

沈祖丘：芷語，你聽我說……

芷語（邊說邊逼近沈祖丘）：因為你見了我的模樣，所以怕了？因為你知道我殺了人，所以嫌棄了？不殺我……莫不是怕髒了手？

△沈祖丘看著歇斯底里的芷語不語。

芷語（尖叫）：你說話啊！

△沈祖丘被芷語的尖叫聲一震，下意識的退了一步。

芷語：哈、哈……你果然是怕了……（由嘲弄轉為憤恨）我不會放過你！都是你害我變得如此！（掐住沈祖丘的頸項）

紀四：〔內〕叫得好不駭人！小望，你不要緊麼？（撞門聲）

△聽見撞門聲，芷語更是激動的緊掐住沈祖丘，但是沈祖丘卻毫不掙扎，只是閉上眼。

芷語（怔愣的鬆開手）：為什麼不推開我？

沈祖丘（睜開眼，對芷語微笑）：我與娘子一般，沒有娘子便是失去了家，我也是情願一死。我本應死在戰場之上，卻仍留下一命，想是上天可憐我，讓我能再見娘子一面。

△沈祖丘舉起燭台，丟至地上縱火，舞台上同時施放乾冰。

沈祖丘（摟著芷語的腰）：這一次…讓我陪娘子上路。（語罷緊抱住芷語）

紀四：〔內〕失火了！小望！（撞門聲）門撞不開，祝老六，快去找人幫忙！

沈祖丘（抬袖擦拭著芷語臉上的淚，微微一笑）：我還是喜歡娘子真實的模樣。

芷語（聽得渾身一顫）：相公！

（唱）

一霎時把荒唐俱已看盡，
滲透了酸辛處淚濕衣襟。
原想道、慘分離餘生已定，
又誰知、人生事頃刻風雲。
想當年我也是、紅顏歡承，
到今朝皆成空、白骨荒墳。
驀然見、有情人、一片冰心，
驚教我，羞慚生、怨聲頓、悟蘭因、銷殘恨，
休戀逝水，苦海回身，痛悔前塵。

△對著沈祖丘唱，準備將沈祖丘摔出。

哭一聲，我的夫啊！

可憐你無端裡遭此厄運，遭此厄運！

△芷語用盡全力將沈祖丘摔向窗外，紀四和祝六與官差們提著木桶衝上，見沈祖丘被摔出來後又想衝向火海，紀四和祝六連忙拉住沈祖丘。

芷語：（哭唱）叫一聲，我的夫啊！

今再別、非是我、拋孤身、鐵石無情，
盼來生、此身雖異情長存。

沈祖丘（掙扎著想衝向火海）：娘子！

芷語（對著沈祖丘微笑）：抱歉，望相公今後好自珍重。（芷語淹沒在乾冰之中）

沈祖丘：娘子——！（哭倒在地）

△紀四和祝六互看了眼，搖頭嘆氣。

△燈暗。

第九幕 歸隱

△竹林裡的小屋外。

△舞台的另一側放著一張桌子，桌上立著面鏡子。

△燈亮時沈祖丘和紀四緩緩走上。

紀四（拍了拍沈祖丘的肩頭）：小望，俺知道你心裡難過，但是日子還是得過下去，想開點吧。

沈祖丘：小弟明白。（在小屋前停下腳步，打開門）紀大哥，可否讓我在屋中獨處片刻？

紀四：俺會替你向差爺說一聲，等你出來再放火。

沈祖丘：有勞了。

（紀四下，沈祖丘走向鏡台，左右四看。）

沈祖丘：滿地血跡斑斑，似又見那日情景……娘子生前柔弱膽怯，日落之後更是絕不出家門。爲等我，娘子在此苦守了四十年；爲與我團圓，竟成了殺人的惡鬼！

（看向桌子上的鏡子，輕撫著鏡面，低喃）：這便是娘子畫容之鏡…嗯…鏡後似刻著些字，待我一觀。（將鏡子拿起）白髮三千丈，離愁似箇長。不知明鏡裡，何處是秋霜？（將鏡子抱進懷中，哭）娘子，都是我害了你啊！（唱）

一霎時心中似火燒，

人雖已去情難了，

對鏡來把娘子叫。

叫一聲、娘子啊！

自別後苦相思令人煎熬，

終夜裡長開眼坐至天曉，

關山阻絕難將音信通報，

喜重逢原想是劫難已逃，

豈料得、是一關未脫，又陷在泥沼。

哭一聲、娘子啊！

我那苦命的娘子啊！

半生裡慘淒，縱香消、好一似柳絮在風中飄，

飄飄搖搖、飄搖，

好一似柳絮在風中飄，

身遭劫心受煎熬，

可憐她、火裡燒，獨往陰曹。

娘子啊娘子，都是我害了你啊！

紀四：〔內〕小望，差爺要燒房子了！快些出來！

△沈祖丘抱著鏡子恍惚的推門走出。

△官差和蘇夫人與小翠以及兩個村民還有紀四走上。

官差：夫人，林下埋有白骨數具，不知哪一個才是貴府小姐？

蘇夫人：（哭倒在地）我那苦命的兒啊！

小翠：（哭）小姐！

村人甲（指著沈祖丘）：他就是兇手的丈夫麼？

村人乙：唉啊！收聲！他家娘子是惡鬼，不曉得他是不是也……

紀四：呀呸！那裡胡說些啥渾話！俺兄弟是個大活人！（揮手趕開村人）走走走！別在這裡！再不走紀爺爺這裡拳頭侍候了！

△紀四走上前搭住沈祖丘的肩頭，原本在舞台上的官差下，而後一名官差拿著火把，一名官差拿著稻草上，準備燒房子。

紀四：小望，祝六的婆娘煮了碗麵線，說是要給你過霉運。走走走，快跟俺一起去！（攬著沈祖丘轉身欲走）

沈祖丘：紀大哥先過去吧，我想再看一眼。

紀四：好吧！這裡待著讓人渾身不痛快。俺先到林子外等你，你快些過來！（紀四下）

官差（在小屋前擺放稻草）：準備燒房子咧！無事的快走！

△村民與蘇府夫人和丫鬟下，舞台上施放乾冰。

△沈祖丘怔然的盯著正在燒房子的官差瞧。

沈祖丘（喃喃道）：都無有了……

官差：快走吧。

沈祖丘（喃喃道）：走？我能走去哪裡？

紀四：〔內〕小望，快出林子來！

祝六：〔內〕藺兄弟！

△沈祖丘猛然回過神，又看了小屋一眼，而後轉過身緩緩往前走。（沈祖丘下）

△紀四和祝六上。

紀四：怎麼這麼久還不見出來！莫不是想不開了吧？小望？（左右張望）

祝六：沈兄弟、沈兄弟！（走上前朝官差一揖）敢問這位差爺，可有見著方才在林子裡的書生？

官差：他往林子外走了。

紀四：欸？如此為何沒有見到小望？

祝六：我們快往林子外找。

紀四：好。小望！

祝六：沈兄弟、沈兄弟！

△紀四和祝六匆匆下，而後燈暗

旁白字幕：自那日沈祖丘走出竹林，此後，再也沒有人見過沈祖丘。

全劇終